

最新社会写实小说精品展示
王跃文、肖仁福等人倾情奉献

扶正

在机关和各级行政部门呆过的人都知道，提拔、扶正这两个字眼是最能刺激神经的。不要嘲笑我这些兄弟姐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到了这座山都会唱这支歌。人入了官场，图的还不是早日提拔，成为人中之龙？如果只长皱纹白发总不长级别，只增腰围增血压不增待遇，谁愿意在那深深庭院里熬上一辈子？眼见得那些能力并不比你强，学历并不比你高，资历并不比你深，品行并不比你正的人一个个“进步”了，而你工作再努力也总是原地踏步，你能不“苦大仇深”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最新社会写实小说精品展示
王跃文、肖仁福等人倾情奉献

下

找正

肖祥剑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肖仁福

局长红人

371

局
长
红
人

墙上的钟还没打到六点，办公室的人就已经走光。方浩心里有事，也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文稿，准备离开办公室。恰在此时，门外响起脚步声，方浩大学时的校友伍怀玉走了进来。伍怀玉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跟方浩有些往来。方浩说：“今天有空来走走？”伍怀玉说：“想请你去外面喝几杯。”方浩说：“有什么大喜事？”伍怀玉脸上一丝得意，说：“哪是什么喜事，老所长退了，司法局的头儿硬要我负所里的责。”方浩说：“恭喜你了！”又说：“照理应该陪你去喝几杯的，可晚上有事，改日再去吧。”伍怀玉还说了几句盛邀的话，见方浩执意不从，只好作罢，说：“那下次请你，你一定得给面子。”然后先出了办公室。

方浩没去细想伍怀玉要请他的动机和意图，他把这仅仅看成是友谊的表示。他将门窗和电灯都关好，又习惯性地扫视了

一下办公室四周，才关门离去。下楼来到传达室门口，见外面下着雨，他就停住脚步呆立了一会，心想这雨大概不会下得太久吧，不然又要误了事。

这么想着，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声他的名字。

街边躲雨的人不少，方浩弄不清是谁在喊他。这喊声让方浩觉得有些耳熟，但凭直感，方浩又意识到似乎许多年没跟这个声音接触了。

很快就有两个人从人群中稀释出来，蹒跚着走近方浩所在的传达室门口。那是两个农村汉子，一个四十多岁的样子，穿着皱了而马虎的灰色西服；一个五十开外，有一只眼睛上翻着，没有眸子。直到两人走到了面前，方浩才认出穿着西服的汉子，他是方浩老家隔壁村子的板栗，曾和方浩在同一个班上念过初中。板栗一上场就在方浩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说：“你还认得我板栗吧？”方浩身子斜了斜，心想这两位罗汉不知是来找我什么麻烦的，看样子我又在劫难逃了。方浩心里这么想着，脸上还是露出礼貌的笑容，说道：“你板栗我怎么会不认得，那一回我衣服上的墨水就是你泼的。”听方浩这么说，板栗自然很快乐，把身上的黄布挎包从右肩换到左肩，大声说道：“你一点不出老，看上去不到三十岁。”又把旁边的独眼汉子介绍了一下，说是村里的支书，这次特意来找财神菩萨的。还说想不到财政局这么难找，两人问了不下十人，找了大半天才找到这里，却碰巧在门口遇上方浩，还是很顺利的，看来此行一定能马到成功。

方浩已经猜出对方的来意，无非是哪口山塘缺了堤却没钱修复，或是村子里改水少点资金缺口，或是要想富先修路，村上那条毛马路再不修已不行了。方浩怕就怕这类事情。他曾给乡里的一个村子弄了一小笔水利资金，那是他费了好大劲才在农财科长那里批到的，之后他就下决心再不行这种劳心费力的

善举了。谁知那个村子把这事传将出去，周边那九村十八寨的乡长、村长都找了来，有的甚至请动了方浩的母亲，害得方浩又不得不找了两回行财和预算的科长大人。想起这些头疼的事，方浩就不觉得皱了一下眉头。但他还是麻着胆子问对方一句：“你俩找我有什么事吗？”

就见支书用手在板栗的背后戳了一下，同时那只独眼里的眸子朝板栗转了半圈。板栗仿佛打了一个小机灵，赶紧趋前一步，向方浩讨好地笑着，同时说道：“你可能好久没回老家了，对我村的情况不太了解，我们最头疼的是村里的小学还放在河对门的破庙里，四面无遮拦，日晒雨淋，苦了孩子们。这还不算，破庙挨着河堤，一涨洪水就被淹掉，去年春季发水时就进了两次水，差点出了人命。”

说到这里，板栗那张因营养不良而显得又黄又瘦的脸朝支书别了一下，支书立即附和地点了点头，好像导演对演员背的台词表示首肯一样。板栗得到鼓励，劲头自然更足了，他清清嗓门，继续说道：“见伢们再不能呆在破庙里了，支书把全村人喊拢来开了个会，决定在村边修座学校，并在村里筹了两万元资金，现在第一层已砌了上来。为修学校，村里人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砖瓦出木料，大家都被搞穷了，支书还把给他老娘做寿材的木料也卖了钱付了基建队的工钱。眼看学校再修不上去，明年春发大水前将伢们搬进新学校上课的计划就要落空，我们才不得不跑到这里来找您，想请您给帮个大忙，解决点资金，让学校能够修上去，让全村的孩子有个安全点像样点的场所念书，我们这些做父母做爷爷的也心安点。”

板栗一口气说了这许多，把要钱的理由说得头头是道。方浩记得初中时的板栗是有些木讷的，每次被老师喊起来回答问题都结结巴巴，说不出个完整点的句子，方浩怀疑板栗这些年是不是在外面卖过狗皮膏药。板栗说完这些后，一双眼睛就眼

巴巴地望着方浩，那情形就像当年结结巴巴勉强回答完老师的提问后，用眼睛诚惶诚恐地望着老师，等候老师的判决一样。一旁的支书也鼓着那只独眼望着方浩。方浩觉得那只独眼格外明亮，仿佛是收集了另一只瞎了的眼睛的光芒似的。这只亮闪的眼睛里的内容很复杂，包含着倔强和执着，也包含着期冀、乞求和怯懦。

方浩的心莫名地动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抖了抖自己的脑袋，似乎是要把刚才灌进耳鼓的板栗的声音抖出去。然后他的目光从板栗和支书的头上游移开去。他不敢面对从那三只眼睛里透射出来的恳切的目光。方浩不知如何答复他们才好。他可以说，现在企业纷纷破产，税收缴不上，干部的工资都无法兑现，财政根本没钱往基层下拨。他还可以说，如今要点钱太不容易，求了科长求局长，求了局长回头还要求具体划单子的办事员，哪个环节都不能少了香，而自己不在要害科室，天天写一文不值的方块字，不像写阿拉伯数字的要害科室，一字千金。方浩过去就是用这些话来搪塞那些求他办事的人的。实际上也不完全叫搪塞，他这些话句句是真的，没半句假，若这么跟板栗和支书讲，他们也一定能够理解。但不知怎么的，方浩这天却没有这么说，而是说：“我也没有多少把握，不过你们回去后可以给我寄个报告来，我试试看。”

说完这句话，方浩自己也不觉得吃了一惊。这不等于是说，答应给他们弄钱了么？而在他们的眼里，他方浩只要答应帮这个忙，哪里还有帮不到的道理？说不定，他们已经在心里把方浩“试试看”这三个字当成了亮花花的钞票了。

果然，那三只眼睛立即喷射出了抑制不住的兴奋的光芒。

只听支书乐颠颠地说：“报告已经带来了。”又侧首亮了嗓子对板栗说：“还不赶快把报告交给方主任！”

板栗于是一阵忙碌。他伸手就往自己那皱巴的西装的口袋

里掏，掏了左边，没有，又赶忙去右边掏。旋即他那有些慌张的脸上就颤出了得意的笑，他的手伸进了西装的内袋，一边嘴上说：“我把它放在了最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就掏出了那个折叠得方方正正的报告，小心翼翼打开，双手捧着递给方浩。一旁的支书插话说：“这是村里的文曲星写的，他是村上的文书，不知报告这么写要得不？”

方浩这才意识到，人家既然老远跑了来，自然不会没想到带上报告。方浩把报告拿在手上只瞟了一眼，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嘴上说这样写可以，心里就嘀咕道，报告的意义实在只有那么大，关键是递报告的人和递报告的方式，这里面才真有点学问哩。

见方浩把报告收了起来，板栗和支书都舒了一口气，好像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业，好像报告上写的请求解决的资金已唾手可得，村里的伢仔们就要搬进新学校了。

还是老成的支书没有忘记补充一句客套话，他拱着双手对方浩说：“我就代表全村的父老乡亲 and 伢仔们拜托方主任了，我们是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的。”

方浩心想，八字还没一撇呢，我怎么受得了你们这番颂辞。方浩只好说：“我会把这事放在心里，去尽力而为的。”

听了方浩的表白，两人心里感激不已，同时说道：“我们知道方主任是会尽力而为的。”随后支书给板栗使了个眼色，板栗便对方浩说：“我们就不打扰您了，您的工作很忙，我们也该走了，现在就去车站赶夜班车。”

板栗说这话的时候，天上的雨开始大起来。方浩当然不便留两个大男人住到自己家里去，家里那两室一厅住着三口人，已经没有任何余地，平时添一个把人还可让他跟儿子挤一挤，添两个就不好办了。但方浩还是想安排他们到办公室定点招待县财政局来人的店里吃餐饭，这个权力他当副主任的还是有的。方

浩就说了留他们吃饭的意思，两人执意不肯，说已经给您添不少麻烦了，怎么还好意思破费你的饭钱呢。方浩想说我这是公款，但又觉得这话说出来别扭就忍住了，任板栗和支书走进雨中。

方浩正要走开，不想板栗又突然从雨中返了回来。他走近方浩说：“有句话支书在场我不好说，但我还是告诉您吧。”板栗贼头贼脑地望了望远处的支书一眼，继续说道：“我生第三胎时，村里把我家的木屋子没收做了会议室，这次出门前支书和村委会跟我说了，只要我能给村里弄了修学校的钱回去，就把我的木屋子退还给我，这次麻烦您给村里解决资金，实际上也是请您给我私人帮忙，不然我一家五口在茅棚里不知要住到哪年哪月。”

说这话的时候，板栗的鼻子吸溜了一下，显出很辛酸的样子。方浩的情绪似乎受到了感染，感觉有些不是滋味。他没有吱声，只在板栗面前点了点头。

二

大雨开始小起来，街上多了些不慌不忙走动的人影。还从中心路方向荡过来一把荷叶般的绿伞，伞下是一袭浅红的短裙，把一个窈窕的身段和两条修长的腿装饰得格外生动。那把伞罩得很低，因此看不见伞下的面容，方浩只得把目光倾注在短裙上。方浩忽然忆及十四年前某个傍晚的一幕，也是这么个大雨将息未息的时候，他躲在印刷厂传达室门口等雨，觉得心头那失恋的悲凉，就像这雨一样拂之未去，恰好一位打绿伞着红裙的姑娘从厂外飘逸而至，一下子就吸住了他的目光。这位姑娘名叫曾红，在方浩与夏雨分手的那段痛苦的日子里，给了

方浩不可忘怀的温情，使方浩从自己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尽管最后方浩没有选择曾红，而重新与夏雨言归于好。

此时的方浩已经离开传达室来到街上。雨后的黄昏渐渐被夜色浸染。方浩加快了脚步。他担心金店已经关门，他赶不上趟。方浩是昨晚答应给夏雨买一条金项链的。结婚那么多年，孩子都已上小学了，方浩那个要给夏雨买条真正的金项链的承诺一直未能兑现。方浩想想自己这十多年也不容易。结婚那阵，两人住在厂里的单间宿舍里，无挂无碍，倒也快活。那时方浩就提出余点钱给夏雨买条金项链。夏雨虽然平时喜欢跟方浩唠叨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的价格多少多少，但方浩正式提出买金项链，她又犹豫了，说我心里是很想购几件金饰品，可结婚时借的钱还没还清，今后带小孩又要花销，还是等等再说吧。这一等就等了十年。儿子出生了，上了幼儿园又上小学了，方浩也从印刷厂调入财政局，家庭经济状况也有了好转，方浩没忘先前的诺言，又旧话重提。可此时又开始集资建房，领了新房钥匙后搞装修添家俱，不但原来的微量积蓄全部用光，还在亲友那里借了1万多元债。直到昨天，方浩领到一笔款子，是半年前给人家写报告文学搞赞助的稿费和回扣，总共1100元，外加单位发的500元超收分成奖，合起来1600元，才又信誓旦旦地跟夏雨说：“这回一定要将金项链买回来。”夏雨被方浩的决心打动了，她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满足了。”尔后，她用手托起脖子上那根仿真金项链瞄了瞄，自言自语道：“其实这根项链挺好的，厂里的姐妹们都说是真的金项链，成色还不错呢。”望着夏雨脖子上的假货，听她用轻松快活的口吻说出这番话，方浩就无端地生出一种酸不溜秋的感觉，心头像灌了铅一般格外沉重。为卸掉这份久积心头的沉重，方浩没听从夏雨的劝阻，毅然决然走向了中心路的金店。

不巧的是，方浩赶到金店的时候，金店已开始打烊，柜台

里的金器已陆续收走。方浩问服务员，正是做生意的时候，怎么就收摊了？服务员说他们何尝不想多做点生意，只是如今吸毒赌博的人太多，跟着抢劫案也多了，市内几家金店连续几个傍晚遭劫，所以他们的店子也不敢开得太迟。方浩闻言，只得点点头同意服务员的看法，心下却想，好不容易下决心跑到金店来，却碰上人家打烊，真烦人。就听服务员又在背后说：“先生对不起啦，明天请再来吧，明天任您选购。”方浩没吱声，走出金店，心里说，到了明天，这根项链还不知道买得成买不成呢。

方浩懒懒地回到家里。这时外面又开始下起雨来。

用钥匙打开家门时，方浩不免小小地吃了一惊。因为门后挂着一把似曾相识的绿伞，勾起他一段一个多小时前的想像。更有意思的还是，客厅里此时正坐着一位身着粉红短裙的姑娘，而且姑娘正笑吟吟地站起身，向他迎来，一边喊了声姐夫。

原来下午这个曾打动过方浩的姑娘是夏雨的亲生妹妹夏云。

方浩的目光在夏云的身上飘忽了一会，心想这个夏云，这一身风采怎么竟跟当年的曾红那么酷似呢？“夏云你好像许久没到姐夫家来了嘛。”夏云说：“姐夫是个大忙人，小妹怎好常来打扰你。”又回头瞥了一眼正在桌上摆筷子的夏雨，故作神秘地说：“来多了还怕姐姐有想法呢。”夏雨在那边听见了，逗趣道：“谁会有想法？你姐夫这三等残废，就是残货半价恐怕都抛售不出去，我巴不得你给我排忧解难呢。”夏云立刻把头掉向夏雨，说：“姐姐你这话是不是当真？如果当真我就下手啦。又说，姐夫身材是困难点，可人品好，有内秀，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是真男人，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这辈子要是能摊上姐夫这种角色，就算造化了。”

姐妹俩一边嬉笑着，一边把饭菜摆上了桌子。正在房里做作业的儿子方之夏也出来了，四个人开始围桌吃饭。饭菜虽然填着嘴巴，却堵不住要说的话。夏雨说：“夏云这个做姨姨的常惦记着之夏，听说之夏的扁桃体容易发炎，特意送来了制药厂新出产的麝香喷药。”夏云说：“这是我们厂里新研制出来的，销路蛮好，之夏先试试，如果效果好，我再弄两瓶来。”方浩就要之夏感谢姨姨，之夏说了声谢姨姨，继续低头吃饭。方浩望一眼之夏，说道：“但愿这种药有效，之夏还是体质差了些，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他的体质强壮起来。”

说着，话题又回到了工厂。三个大人中，夏云夏雨都在厂里，方浩也在厂里呆了那么多年，自然对如今工厂那朝不保夕的命运很关心。夏雨说：“夏云她们的制药厂可能还维持得下去，我们的印刷厂就要破产了，下午厂里开职工大会，要大家支持破产，然后搞股份制，大家入股。”夏云说：“我们厂也是徒有虚名，贷款越背越厚，工人工资发不出去，已经有部分职工下岗了，可能很快就会轮到我了。”说着，夏云瞟了方浩一眼，又说：“不过我不怕下岗，我姐夫在财政局，我下岗后会给我找个实惠的单位的。”方浩说：“你想的也太天真了点，我若有这方面的能干，早给你姐挪窝了。”

饭后，夏云帮姐姐收拣了碗筷，就准备回厂了。方浩要给方之夏看作业，就由夏雨送夏云到街口去坐公车。夏雨送夏云回来时，方浩已看完作业，并招呼方之夏洗澡睡下了。两人于是又聊到工人下岗的事，夏雨说：“夏云刚才讲的是实话，她下岗是迟早的事，你当姐夫的到时恐怕真得给她帮帮忙，不然她这个二十五岁的老姑娘，又没了工作，嫁都嫁不出去了。”稍停，夏雨又说：“关于我的事就省了这份心，上半年你跑我的调动没跑成，我就说了不要再去跑。从以后的形势看，厂里破了产，能抖掉贷款包袱，再重新组合搞股份制，也许还有一

线希望。只是厂里已经决定搞股份制每人要入股1万元，我愁的就是没这笔资金，所以买金项链的事就算了。”

方浩叹息一声，无语。他想告诉夏雨，他已去了金店，如果店子不打烊已买回了蓄谋已久的金项链。但方浩意识到，这只不过是通废话，没有任何价值，所以没有论及。方浩也早已料到，这根金项链一旦下午买不成，恐怕一下子再难买成了。方浩觉出内心一阵凄楚。但方浩不知这是为自己，还是为想戴真正的金项链想了十年还没想成的妻子夏雨。

最末，方浩无精打采地说道：“早点休息吧，明天上午老板要跟我谈点事，我还得早些赶了去。”

三

第二天方浩提前半个小时赶到了局里。他知道老板有个习惯，喜欢提前上班。老板就是局长。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很少叫单位的头儿为经理、厂长、局长了，全部都叫起老板来了，甚至连市委书记、市长也有喊作老板的。方浩的老板五十二、三岁的年龄，这个年龄的睡眠已经不是很多，早晨六点不到就睡醒起来了，弄点早点吃下也要不了好长时间，在家呆着，怕找上门的人缠住不放，干脆提前到办公室去，省了老伴给人敬烟倒茶的麻烦。何况办公桌上堆积的待审待签的文件和报告总是小山样高，上班前那半个多小时如果没人打搅，可以处理一部分。

方浩进办公楼后，直接来到老板的办公室门外。但门是紧闭的，方浩想可能是自己太性急了，赶在了老板的前头。方浩估计老板很快会到，就站在门口守株待兔，一边瞟着远处的山影。也许是昨天晚上下过雨的缘故，远处的山色格外清明。方

浩干脆走到栏杆边舒目远眺起来。他于是又看见了山影下的河流，以及河流旁的工厂。方浩蓦然想起，那就是他曾呆过多年的印刷机械厂，那里曾孕育过他的梦想和爱情，青春和事业。然而后来他还是离开了那里，在一个极偶然的时机里。否则，他现在也要面临工厂破产，下岗再就业的严峻现实。

这个机会，就是方浩现在的老板给予的。方浩记得那个时候还没有称单位的头儿为老板的习惯，厂里的人传统地叫厂长为厂长，叫财政局去那里考察投放周转金项目的向局长为向局长。向局长那时候刚上任财政局长，他的前任就是因为大量的周转金投放给了不该投放的企业和皮包公司，几乎全部成了烂账，最后只得乖乖交出财政局长这把交椅。前车覆，后车诫，向局长当然懂得这个古训，所以上任就清理周转金，对每一笔要投放出去的周转金都要过问之后才签字。印刷厂因为扩建生产线的周转金申请报告在向局长手里放了两个月了，他没亲眼到厂里看过，硬是不肯画押。这天他终于有空进了印刷厂的大门。看过厂里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规模，又翻了厂里的财务报表，向局长基本满意，这才走进厂长办公室谈投放周转金的事宜。厂长为了增大借贷周转金的保险系数，特意要厂办秘书拿出部优、省优产品证书给向局长过目，末了又拿出报上报导厂子的剪报册和上星期省里一家刊物登的关于印刷厂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请向局长见笑。向局长看了几段报告文学，觉得文采不错，而且事实和数据都比较扎实，就顺便赞叹道：“写得真不错。”这下厂长更得意了，他对向局长说，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向局长说：“不是作家就是记者，还能有谁？”厂长笑了，指了一旁的厂办秘书方浩说道：“就是本厂的笔杆子方秀才写的。”向局长就认真地望了方浩一眼，想起财政局能算能说的不少，就是缺一个得力的笔杆子，心下就起了意。所以临在合同上签字的时候，向局长半认真半严肃地说：“合同上的

字我马上就签，不过如果你不尽快把方浩的档案调到我局里，那周转金转户单上的字，我是不会签的哟。”

就这样，方浩毫不费力进了人家削尖了脑袋都钻不进的财政局。士为知己者死，方浩当然会死心塌地打电报给向局长干事。全市性的财政工作会议，方浩写了向局长的工作报告，还要写市长、书记的讲话稿，常加班加点而没有任何怨言，而且质量上乘。每年人大会上的预算报告都要搞铅印，方浩除了文字精练，数据准确外，连标点符号都校对得无一纰漏，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交口称赞，向局长本人也很满意很高兴。不久向局长就给方浩提了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尽管办公室没新增秘书，他的实职还是秘书，但他依然干得很努力，得到全局上下的一致好评。有人还在他和向局长的面前赞道，向局长慧眼识英才，才选中了这么出色的笔杆子，也不知是讨好向局长，还是夸奖他方浩。

不过，尽管方浩一直对老板心存感激，但在局里呆久了，事情遇见得多了，心里也慢慢失去了平衡。不错，自己是财政局的笔杆子，写得一手拿得出去的文章，可这究竟是太表面了。在这么个日趋实际的年代，光会爬格子又有多大的意思呢？而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那些掌握着支出大权和发放周转金大权的科室的科长副科长乃至一般科员，却能呼风唤雨，要给老婆换个轻松实惠的单位，给亲戚朋友解决个工作，给老家弄几笔款子，简直易于反掌，就更不用提吃请约请唱请和今天在甲部门开会领误餐费，明天在乙单位剪彩拿纪念品了。反过来，他方浩却只有在办公室写方块字和接电话的资格，老婆的厂子要破产了想换个地方，难上加难；给家乡弄点小经费要代人向业务科室讲好话送礼物，人家高兴了施舍一点，不高兴你白忙半天。正应了财政系统办公室主任会上大家说的顺口溜，干办公室的政治上是红人，经济上是穷人，办起事来是废人。

心上有了不平，自然就会思变，想进业务科室。小人不可一日无财，大人不可一日无权，更何况如今的权和财是相联系的。就恰好碰上机关要实施三定方案的时机，方浩心中升起一线希望。三定者，定编定岗定人之谓也，三定期间机关人员自然会有调整。方浩趁机给老板递了一个报告，想在此次三定中调整到业务科室去，也好趁还年轻学点财政业务。老板没表硬态，只说了句到时再说吧。上星期据说市里三定方案已经下达，而老板又通知他今天上午跟他谈事，莫非是关于他调换岗位的事？

可是已经过了八点，上班的人都陆续进了办公室，还没见老板的影子，方浩估计他一时回来不了，便兀自回了自己的办公室。一进门，桌上的电话机就响了，拿起话筒，是老板从市政府打过来的，说他正在开市长办公会议，上午就不来财政局了，要方浩发个通知，下午召开全局干部职工大会，有重要事情布置。放下电话，方浩就拿了粉笔到办公楼前的黑板上写通知。写完通知，见手上沾了不少粉笔灰，方浩便到龙头下去冲手，接着又伸手去衣袋里翻找揩手的手绢，结果手绢没找到，却翻出一张纸来，竟是昨天傍晚板栗郑重其事交给他的要钱的报告。

方浩想，上午老板不在家也好，他先去找一下行财科的罗科长，把报告交了，看她的口气到底如何，自己心中也好有个数。

四

行财科在五楼西头最偏僻的角落里，好像那是一个最不重要的科室，所以才随便搁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其实恰好其

反，那是一个负责全市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的实权科室，用炙手可热来形容其热门亦不为过。拿财政局内部的话说是第一世界，像地球上的美国一样排行老大。想想也是，如今是个重实利讲现买现卖的年代，理论要联系实惠，社会上不是“流行财政是爹银行是娘工商税务两条狼”的口头禅么？那么行财科就是爹手上负责开启保险柜的钥匙，每一个行政事业单位的头儿和财务科长都紧紧盯住这枚钥匙，只要这枚钥匙愿意往锁孔里戳，那些单位就乐意赔笑脸赔比笑脸更为实在的东西。这类科室再偏僻，也会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不像办公室、政工科、监察室这一类科室，尽管就在二楼的楼梯口和显眼的地方，但还是门前冷落鞍马稀。怪不得全局的干部职工都觑着行财预算这些第一世界，恨不得他们的科员刚上四十就双目失明，副科长不到五十就脑溢血，科长被检察院反贪局捉拿归案绳之以法，然后由自己取而代之。

这天上午方浩离开二楼的办公室，到五楼西头的行财科找罗科长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是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方浩想，是不是自己的心理变得越来越阴暗了？他知道，阴暗心理多了总不是什么好事，至少带着阴暗心理去办事是不利的。方浩有意识地调节着自己的心绪，尽量去想些令人满意的事情。他想自己这半辈子总体来说还是幸运的，读中小学那阵正搞文化革命，衣食虽然不足，却幸运地不要像现在的学生那样死读书读死书；高中毕业了文革也结束了，高考恢复，凭一点小聪明幸运地考上大学；企业红火的时候，他幸运地在企业里做技术员和厂办秘书；企业快不行了，他又幸运地进了机关。而且这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他没有过刻意追求和苦心钻营，每走一步都似有神灵暗中相携。这么一想，方浩就变得心明眼亮，心绪大为好转，等他走到行财科门口的时候已是神清气爽天宽地阔了。无意中在走廊尽头的玻璃里瞥见自己的光辉形象，气色还

挺不错的。方浩心想，这就对了，如果满脸的晦气，谁会欢迎你。

恰巧有一拨人陆续从行财科出来，给方浩留下一个空隙。刚送完客回到座位的罗科长见方浩走了进去，赶忙去挪椅子，被方浩抢先抓住椅子，移到罗科长侧面，自动坐下。罗科长说：“今天什么风把大主任吹上了五楼？”方浩说：“不是东南风就是西北风。”又偏着头在罗科长身上瞄一瞄，说道：“罗科长如今是越来越俏了，你这身淡紫连衣裙起码让你年轻了十岁。”罗科长脸上溢满了笑意，说：“真的？”还起身扭扭腰，低头自赏起来。方浩说：“不是真的难道还是假的？不是我夸你，这淡紫的颜色配你白净的肤色，这飘逸的款式套你丰盈的身材，简直是天然浑成，恰到好处。”罗科长已被方浩奉承得喜不自胜，她回到座位上，嗔道：“你这种摇笔杆子的人摇起舌头来也这么厉害，看我用胶布把你的嘴皮子粘住。”方浩说：“我这可是发自内心的感慨，绝无半点水分。”罗科长说：“你的赞美诗拿去逗那些十八岁的少女吧，我这半老徐娘怎么会听你哄？”方浩说：“你半老什么？咱俩到街上排排对子，保证别人会说你是我的小妹妹。”罗科长拿起桌上的鸡毛掸子去敲方浩，骂道：“拿大姐开心，看我敲烂你的脑壳。”

说笑了好一会，罗科长才问方浩是否有什么事要她办。方浩知道自己这一番半真半假的吹捧已经见效，因为罗科长这是高兴，才会主动问你的。方浩为保险起见，没有急于拿出板栗的报告，还要绕一个圈。他说：“刚才老板从外面打电话回来，要我发通知下午开全局干部职工大会，而且光写在黑板上还不行，还要口头通知到科室。”方浩这是添油加醋，其实老板根本没说要口头通知，他是为了寻找一个来行财科的最冠冕堂皇的借口。罗科长说：“是什么重要会议这么郑重其事？”方浩说：“这我可就不得而知了。”罗科长说：“是不是三定的事？”